



# 卷十五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  
 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史-編年-通紀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編號 B1333100

##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蓋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 周威烈王

#### 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 聲王

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 趙列侯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 新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士。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寶治通鑑綱目

所定部宣東院學化文方東

534

二六

0 1 2 3 4 5 6 7 8 9 2

研究部宣東院學化文方東  
A. 0. 1



資治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五

起戊申漢帝禪建興六年盡凡二十五年

六年 太和二年 春正月 魏陷新城 孟達死之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 敗績詔貶亮右將軍

行丞相事 亮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

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

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

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是周食也此

東方合衆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

申戊



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或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慮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一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

敢偏。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勩，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或士蔭疎，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諸葛亮、蔣琬、陳倉，使將軍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郝昭城守以備之。」



魏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五月大旱○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

亭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統以應之魏主

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統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擊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略盡初獻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統而休踪

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待終日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冬十二月右將不善至是賴逵以免魏亦不之罪也

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

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疆然不伐賊主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



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七年

太和三年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

平。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吳王權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衝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疑辨究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衝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故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隱。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循所言。遣衛尉陳震使吳。及

吳主權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

好。丞相亮曰。權有借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盟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辭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頭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早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復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

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

後之義敢為導諫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擁姓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

登守武昌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

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諫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冬十月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觀

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十二月築漢樂二

城。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

八年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宣洲主

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宣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

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權不聽。溫等遂行。經歲乃還。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宣洲絕遠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以歸。溫等以無功坐誅。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

等有罪免。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

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執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競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

也。魏主厭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坐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等官。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

魏師還。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

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陳羣諫曰。太祖昔攻張魯。多收

阻險。轉運有鈔截之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

熟慮也。并言軍事用度之計。獻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

行。丞相亮聞之。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

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

歆上疏曰。陛下宜留心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

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

土之心。則二敵之憂可坐而待也。少府楊阜曰。昔武王

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

不戰。竦者哉。今兵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

天雨之患。稽閣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

有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千里饋

糧。士有飢色。樵蘇後費。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

也。又况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

如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

許昌

魏主厭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

魏征東將軍滿寵

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

後十餘日吳果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吳廷尉監隱蕃作

亂伏誅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權召

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門車馬雲集

與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

誅時人怪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禁止久之乃解

九年太和五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

潘濬擊之吳武陵五溪蠻叛吳主權遣太常潘濬討之武陵太守衛旆奏濬蟻兄蔣琬為謝焉

亮長史潘濬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丞相亮伐魏

圍祁山○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夏五月亮

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魏遣司馬懿也長安督將

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

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曰斜前軍能獨當之者

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為點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連懿于上邽懿將

懿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

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秋八

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

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亮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陛下惠洽庶虜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皆休遼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嫁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君作罟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存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穰非呂



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惠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獻優文卷報而已至是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毋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

潼丞相亮之珍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譙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還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未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



從事。答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  
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卿黨以為不可近。吾謂  
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者。陳震也。  
冬十月。吳人誘敗

魏兵於阜陵。揚州刺史王陵。伏兵阜陵。以俟之。凌  
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  
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  
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  
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敕留府勿與兵。凌案  
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  
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獻  
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  
淮南。兵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東  
方事以察之。獻從之。既至。十一月晦。日食。

太和六年春二月。魏主獻東巡。魏主獻物  
痛之甚。追諡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  
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  
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膏月。而為制服。  
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往視  
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  
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福  
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  
家以寧。鄉邑況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  
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  
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

十年。嘉禾元年。春二月。魏主獻東巡。魏主獻物

周賈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  
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依地

權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

陽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曾孟德高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仙。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求馬。既非國利。而遠東絕遠。往恐無獲。欲諫不獲。作表以示呂岱。為人所白。秋九月。魏治許昌宮。魏代造復從蒼梧猛陵。

### 東不克還擊吳使者斬之

公孫淵數與吳通。魏主使汝南太守田豫白

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敵騎常侍蔣濟諫曰。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委質。不乞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

功於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往皆無功。今罷軍。時吳遣將軍周賀乘海求馬於淵。豫以賀等乘還。歲時風急。必赴成山。遂輒以兵據之。賀等還至。遇風。豫勒兵擊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會卒。以其夜還。

###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所親重。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曄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諫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曄曰。曄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

因獨見。責曄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下為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曄謝之。曄出。責暨曰。夫

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頰可制。而後牽。則無不獲也。人主之感。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夫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曄曰。曄不盡忠。善用上意。

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曄曰。曄不盡忠。善用上意。

五癸

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時常與陸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時之情必無所逃矣。獻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時遷。任才智。不孰誠。慮內失。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時獨任才智。不孰誠。慮內失。君心。外。因於俗。卒。吳人擊魏。廬江不克。陸遜引兵以自危。豈不惜哉。吳人擊魏。廬江不克。陸遜引兵時。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壽。春。可。後。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擄其。歸。於。計。爲。便。蔣濟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以。大。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若。以。淮。北。爲。守。矣。魏主獻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論

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執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十一年。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

二月。魏主獻往觀之。○吳遣使拜公孫淵爲燕

王。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允錫備物。乘海投淵。封爲燕王。舉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不可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敗。圖欲自明於魏。而彼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反覆難。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當則拜孤。孤出言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先許。昭熟

親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地。  
與之對泣。然卒遣淵晏往。解舞疾不。夏閏五月朔日。  
朝。權王塞其門。昭於內。以上封之。

食○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公孫淵斬吳使

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淵知吳遠難恃。乃

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曰。朕

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

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令萬國就舍

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

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而皆摧其鋒矣。方將蕩

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乃不忍小忿。而輕萬衆之重。違垂

堂之戒。此臣之所感也。臣聞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

圖四。險者。不懷細以害大。今疆寇在境。荒服未庭。乃遠

惜遠。茅之衆與馬。而指江東萬安之繁乎。僕射薛綜。尚

書陸瑁。亦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

而至。所以越海求馬。於淵者。為此故也。而更棄本。連東

指近。治遠。急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闕非大

吳之。至計也。且昔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

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  
用。若淵祖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其不然。  
畏威遠送。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  
之長慮也。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  
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  
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  
責。昭乃朝會。紉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身散其吏  
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玄菟。且等議  
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  
恥。然後伏死。是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於  
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

郟不能前。乃推旦疆使前。德留守羣。採菓果食之。旦疆  
行數日。得達句麗。因宣權詔於其主位官。位官即使人  
迎羣德。并遣還吳奉表。稱  
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尉。

**不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  
不敢下船。蒲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

衆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  
起擊之。斬首數百。以馬忠為庾降都督。張翼用法

嚴。夷師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  
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  
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  
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十二年**

青龍二年 春二月 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

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郿閭。息民休  
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

吳同時

三月 魏山陽公卒

魏主叡素服發喪。謚曰

大舉 至晉永嘉中。乃夏四月。魏大疫。崇華殿災。○丞相

為胡寇所滅。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

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

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

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

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置壘  
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  
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五月

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

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流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

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惟陰魏滿

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

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

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

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

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

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未嘗

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

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

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敕懿但堅守，以挫其

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

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

士，使吳攻其吳，吳使士多病，又聞戰至，遂退。陸遜遣人奉

表於權，為魏邏者所得，請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

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來

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

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慮，必敗之勢也。乃

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

人素憚遜名，遂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

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遣八

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八月，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丞相武鄉侯諸

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

亂，儀擊斬之。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使相婦人之

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

杖節為軍師以制之。美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

本無戰情，所以圖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夜，亮命有

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  
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  
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取食不至數升，懿  
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  
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  
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瑛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語。諸公  
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  
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懿，懿遣之。姜維令儀反，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  
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  
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  
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  
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  
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  
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  
用。已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歲取難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  
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曰：「為  
揚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已任之，勢不  
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憤憤，獨不知慮  
此乎？禕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而無照韓難御之心。今  
方掃除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防其後  
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  
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  
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  
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  
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撓儀未發。率所  
領先歸，燒絕閣道。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殺交至。  
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  
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叱先  
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幽在延，皆

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莫  
時論以已代諸葛朝政故不止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  
意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第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史  
張喬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  
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蓋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  
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  
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  
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  
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怨  
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  
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真亮便收已得自補復

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政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  
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  
醜者止怨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於  
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以吳懿  
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

### 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遺中  
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遣中

### 郎將宗預使吳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喪取蜀增  
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一欲

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預至吳吳  
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  
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  
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

### 吳以諸葛恪為丹陽太



守格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出鋼鐵。自鑄甲兵。格好武尚氣。仗兵野逸。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戰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所不能羈。皆以格計為難。格父瑾聞之。亦莫曰。格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格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為丹陽太守。使行其策。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吳濟濟

平武陵蠻

十三年

青龍三年 嘉禾四年

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

魏主

獻歎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卒。

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

嘉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高宜代。請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惰狃。意在將魏。儀至成都。

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官先。魏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夏四月。邪禕密表其言。詔廢為民。徙漢嘉郡自殺。

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魏作洛陽宮

魏主獻好上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

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  
 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役乎。此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已滅項羽。宮室燹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

况乃王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屬。若卓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存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戲為之。少省。○獻疏于內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庭洒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治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姦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它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曰。百姓供役。田者既滅。復有鹿暴。所傷不貲。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略無所入。方今天下。生財者少。而糜鹿之損者多。請除其禁。○獻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獻乃上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

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祭作琬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為法。禁紂秦楚為戒。而乃自曠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獻感其忠。手筆詔答。獻常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官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故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獻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今二帝疆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神武。舍其獲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願陛下慎之。○

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  
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務漢文之時  
唯今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以為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  
以還後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殿中監督役  
擅收蘭臺令史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  
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  
又樂之懼羣司遂將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因請  
罷役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者復奏留一月禮徑  
至作所稱詔罷之殿雖不  
能盡用直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魏宗華殿災  
秋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  
上不儉下不節華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  
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  
起也又詔問隆漢相梁冀而大起官殿以厭之其義云

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  
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蓬蒿嘉禾必生其地矣

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魏主獻無子養

者事祕莫知其所由來者魏復立宗華殿魏主獻  
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魏復立宗華殿復立宗

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碧  
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卓水轉百戲作者三

四萬人陵嘗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  
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

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  
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

福矣獻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

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之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  
誅之無使汙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

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冬十月。魏中山王衮卒。衮疾病。令官不可不察。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勿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鄰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告之。翁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主。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卒。  
魏殺鮮卑軻比能。先是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杜根以叛。殺魏將軍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魏張掖涌石負圖。張掖柳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瓊瑛。八卦。列宿。字華之象。又有文曰。大計書。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琰。琰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魏以馬易珍。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魏以馬易珍。物於吳。魏主睿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之。馬與。

十四年。青龍四年。嘉禾五年。春。吳鑄大錢。五百。三月。吳

婁侯張昭卒。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遺令。幅巾素冠。飯以時

服。夏四月。帝如蒲。觀汶水。旬日而還。○武都臣

王苻健降○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

方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

人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官

之早官唐虞大禹之所以重室風也玉臺瓊室夏商享

切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

也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

子魏司空陳羣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

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焉蔡子

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時司馬懿以兗州刺

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

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

弱以為疆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

可輕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

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

十五年景初元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



121

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

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夏六月魏地震○魏以陳矯為

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劉曄嘗譖之矯懼其子審曰主

書郎康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撻羣臣細過不作公耳尚

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上

疏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

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

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有疏者毀人而陛

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

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

益亦有所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

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

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

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取

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羣臣知其

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

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亦不能以此為治

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不密人事請屬不絕作迎客出

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

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勅近司

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然蓋陛下

自無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夫糾擿寔完忠事也

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

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憲行白人

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

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痛者也陛下

何樂焉恕畿之子也○魏主叡嘗幸至尚書門矯跪問

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非

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赦嘗

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魏制二祖為不  
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毀之廟

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七  
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秋七

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

對國中賓

客出惡言。魏主釁欲討之。以母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

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所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

軍長驅。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

軍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利。引軍還

淵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

皇后張氏崩。九月。

魏大水。魏主釁殺其后毛氏。

郭夫人有寵於魏主。釁毛后有寵於魏

遊後園。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釁不許。因禁左右不  
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釁曰。昨遊北園樂乎。釁以左右

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冬十月。魏管圓方丘南北郊。

魏用高

管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  
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於圓丘。以虞舜配。祭

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吳以

諸葛恪為威北將軍。

恪至丹陽。移書屬城長吏。令各

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  
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無所犯。

於是山民饑窮。稍稍自首。恪復厚慰撫之。敕下不得拘  
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縛送府。恪以伉

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之。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  
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爲威  
北將軍。封都鄉侯。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主  
徒屯廬江皖口。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主  
十。徒長安鍾簾素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  
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  
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  
者。遺孤老弱。若官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襄  
務。况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以華  
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  
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  
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  
亦何損。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  
將奏。沐浴以待命。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物

問。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  
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  
保承明之休也。况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  
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  
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爲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爲無道。  
崇侈無度。重其賦歛。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  
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  
不遠矣。亡國之至。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  
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  
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  
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  
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  
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任  
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  
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



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取不用錦繡。茵蓐不綴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休。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為名。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國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觀光祿勳古同堂隆平。

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封柴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育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暴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獻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曰。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身魏作考課法。不果行。魏主獻深疾浮華之士。詔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

續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  
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  
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  
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  
整。振其領。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  
慙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法可粗  
依。其文難備舉。蓋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  
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  
郡考。上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  
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  
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  
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  
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  
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  
一才。又泥於世俗之人乎。司空張儉傳曰。建官均職。皆  
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本綱未舉。而制未程。國略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料  
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  
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  
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  
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  
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  
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  
人。而決之在己。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  
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委委有司  
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疎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致  
官不佞。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  
條目。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  
黜陟。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  
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其在下之  
人。而為公卿刺史太守。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

續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  
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  
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  
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  
整。振其領。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  
慙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法可粗  
依。其文難備舉。蓋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  
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  
郡考。上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  
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  
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  
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  
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  
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  
一才。又泥於世俗之人乎。司空張儉傳曰。建官均職。皆  
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本綱未舉。而制未程。國略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料  
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  
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  
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  
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  
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  
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  
人。而決之在己。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  
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委委有司  
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疎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致  
官不佞。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  
條目。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  
黜陟。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  
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其在下之  
人。而為公卿刺史太守。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

則莫煩勞之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速。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房邵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初。衛臻與選舉。蔣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瀨天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魏書

景初二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

魏擊遼東

魏主觀。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兵多難供。獻曰。四千里

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是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衝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縣略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乃大勒。二月。魏以韓暨為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暨曰。臣固不能。魏主獻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獻暨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真固。立皇后張氏。○立

子璿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履恭

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誠

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胃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國書

寧當微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標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

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

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懿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

秋大霖雨遠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

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

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眾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

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斃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

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

說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渴雨成

微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植檣鈞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

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南請解圍却

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宜得禮。那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懿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其墓而顯其遺嗣。釋淵故父恭之囚。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戲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曰。仲尼亮司馬牛之憂。邾奚明叔向之過。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臣恐四方或疑此舉也。不聽。吳中書郎呂壹伏。竟遣使齎金屑飲之。賜以棺。歟。

誅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州郡大書。壹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壹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收繫驗問。時同坐人皆畏壹。並言聞之。侍中

是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詔旨轉厲。儀終無變辭。嘉遂得免。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權怒詰責雍。謝左謂壹曰。此公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左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潘詰建業欲極諫。聞太子數言不聽。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殺之。為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詣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典軍吏劉助覺言。遂取權大威。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賞助百萬。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若意得無欲有所遺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

至於此。徐衆曰。難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豈  
毒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關引其意。儻獲原宥。豈大臣  
忠主疾惡之義哉。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諸大將。問  
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之曰。  
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皆不肯有所陳。而伯言承明。薄注  
危持。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愾然深自刻怪。夫惟聖人能  
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  
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與諸君從事  
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骨肉。祭福喜戚。相  
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  
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  
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  
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冬十二月。蔣琬  
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如何耳。

出也。漢中。○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

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

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  
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  
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  
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  
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  
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  
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  
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容。或  
能工之。況實擢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  
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向之。一有此端。私  
招朋援。藏答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  
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影而出。意  
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  
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皆

擊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擊心不平。殿中有舞樓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咸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獻曰。誰可者。特作真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獻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獻曰。我因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大將軍。獻嫌其才弱。拜尚書孫資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二年 景初三年 春正月 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

受遺輔政 魏主獻卒 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

日。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獻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之。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第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孫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諸公受遺輔導者。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一月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時曹爽司馬懿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終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誼。皆有才名。而患於富。





嵩靈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嵩為守。招慰新附。誅討疆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久。吳饑。

酉辛

四年 魏正始二年 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卻之。

初。兵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宜身自御戎。將荆揚之地。舉疆嬴之數。使疆者執戟。嬴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掎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命全琮略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柵中。魏將軍王凌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相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攻。吳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吳。

太子登卒。○蔣琬徙屯涪。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

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刺史。若維征行。衝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魏置淮南。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魏置淮南。

北屯田廣漕渠。魏欲廣田。高穀於楊豫之間。使尚書

太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

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關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蓋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管寧卒於魏。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雖若不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五年 正始三年 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屯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傳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書

六年 正始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

七年 正始五年 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昶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死。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魏

西將軍夏侯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持涪。吳王平曰。此去

臨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先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若耳。」君信可人也。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魏軍退走。魏兵能解賊也。

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與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 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大書舉曰：「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職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先代禕始為尚書令，

之。前日之中，已多愆滯。乃嘆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 八年

正始六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官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門戶禍矣。琮不納，霸曲意交結名士，將軍朱績以膽力稱，霸自詰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復疾遣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遜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寤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

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官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門戶禍矣。琮不納，霸曲意交結名士，將軍朱績以膽力稱，霸自詰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復疾遣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遜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寤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

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  
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上疏曰。有  
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  
踰進。則骨肉之恩全。親親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  
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  
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  
王鎮夏口。出揚坐等不得在京師。又數吳丞相陸遜  
以消息語陸遜。霸坐譖之。吳主怒。誅粲。吳丞相陸遜  
卒。吳主權以魯王霸揚坐之譖。數遣使責問。遜憤恚  
而卒。其子抗代領其衆。送葬東還。權以坐所白。遜二  
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乃稍解。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

一月。大司馬蔣琬卒。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

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董允秉心公亮。嚴譚之。宦人黃皓

僻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  
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  
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  
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  
寵。而帝追怨允日深。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  
也。○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  
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欲。急於  
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  
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  
陽追之。吳漢寇恂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與病齋  
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在洛陽  
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  
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  
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

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九年

正始七年 赤烏九年

春魏擊高句驪克九都

幽州刺史母丘

儉以高句驪王位官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官敗走。儉遂屠九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官不從。退而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官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吳分荊州為二

部。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應姦宄乎。禕頓謝。赦者

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吳罷大錢。○以姜維為衛將

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十年

正始八年 赤烏十年

春二月。日食。

時魏主芳薨。近幸小遊宴後園。何晏

上言。自今遊豫宜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不聽。而晏等朋附曹爽。亦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下吏改易。無益於治。通是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可致也。吳作太初宮。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有通

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魏遷

其太后於永寧宮。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

不與政事

十一年 正始九年 夏四月 魏以徐邈為司

空不受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

固辭 五月 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

斷然後乃行 禕雅性謙 素嘗國功名略與琬比

十二年 嘉平元年 春正月 魏司馬懿殺曹

爽及何晏等 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 飲食衣服擬於

樂 作窟室 綺疏 四周 與何晏等縱酒 其中 第義泣諫 不

宜 並出 若有闕城門 詐復內人者 爽曰 誰敢爾 邪 初 清

河 平 祖 封 平原 時 圖 以 決 之 爽 信 清 河 之 詐 云 圖 不 可 用

禮 上 疏 自 辨 辭 頗 剛 切 爽 大 怒 劾 禮 怨 望 結 刑 五 歲 又

州 復 為 并 州 往 見 司 馬 懿 有 忿 色 而 無 言 懿 曰 卿 得 并

邪 本 謂 明 公 臣 輔 魏 室 以 報 明 帝 之 託 今 社 稷 將 危 天

下 兇 兇 此 所 以 不 悅 也 因 涕 泣 橫 流 懿 曰 且 止 意 不 可

口 言 湯 婢 進 粥 懿 不 持 杯 而 飲 粥 流 露 曾 勝 曰 恭 謂 明

公 舊 風 發 動 何 意 乃 耳 懿 使 聲 氣 纒 屬 言 年 老 枕 疾 死

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懿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勸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植、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以私入。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眾。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言，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懿、爽、宣、其子曰：車駕在外，不知向出，危乃出。懿謂

曰：智囊往矣。濟曰：駕馬應機，且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今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才謚，畢執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固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

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固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及解印綬，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芝之出也。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辛祐、沈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其宗，強迎以

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于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衷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



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陶之。責其言大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選部郎劉陶，少有力，辯。鄧一之徒，以伊呂稱之。陶嘗謂傅玄曰：智者於羣愚如弄丸。於掌中而仲尼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矣。至是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輅之舅亦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何之視候，鬼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本。比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主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受○魏護軍夏侯霸來奔霸為曹爽所厚，以父淵死於蜀，常切齒有報仇

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玄詣京師，而以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憂也。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

馬朱然卒然氣候分明，行脩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

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賦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為大司馬病卒。吳主權為之哀慟。

姜維伐魏雍州不克維攻魏雍州，依山築二城，使

偏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

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

等降 魏即拜王凌為太尉初凌以將軍假節督揚州

西其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也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

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

立之迎鄴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曰凡

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

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

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脩先朝政令副衆心所

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

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盧

亡也凌不從會愚病卒 日徐公志高行縈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縈而

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

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

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

庚午

十三年 魏嘉平二年 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

王霸及將軍朱據又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初

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

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

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

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

立亮之意然猶沈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

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晉獻

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及矣不聽據與尚

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  
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  
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  
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殺楊竺全寄等據  
尋亦賜死明年吳作堂邑塗塘遣兵十萬作十  
立潘氏為皇后

### 二月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魏王昶言孫權  
流放良臣適庶

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州秦襲巫務歸  
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緱為橋渡水  
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  
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鐵馬  
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  
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州秦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

### 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廢立事告兗州刺

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  
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執  
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  
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  
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  
關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孤氏族父  
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  
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鄧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  
繼今竟云何邪鄧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  
猶如故也不知我當坐之不邪必達汝曹矣鄧後十餘  
卒而愚滅族初愚以別駕單固治中楊康為腹心及愚  
卒康露其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以問固固曰無有  
遂收繫獄使康詰之固辭窮乃罵曰老儂既負使君又  
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

并斬之。目又罵之曰：若死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乎。秋八月，魏太傅司馬

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

分匈奴左部為二國。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

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

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

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蹙而外士之威，日重。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為二國，以分

其殺。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一號，使居鴈門，離國弱

寇。追錄舊勳，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

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冬十一月，吳以諸葛

塞，塞完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吳立節中郎將陸抗自

病，差當選。吳主權滂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

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切焚之。莫令人見

也。時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

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國爭之。乃

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

剛，報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行，召

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

恪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內，受

詔，沐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有司諸務

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乃以問。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

重也。以人臣行王威，至難也。兼二至管萬機，能勝之者

鮮矣。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證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

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口。世

奇其英辯，可觀而嘔。呂侯無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敘與費禕對，慕意無厭。倦於

能辨賊然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威蜀為  
最爾之國方向大敵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威斯律性  
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豈非兆見於  
彼而禍成於此哉二事體同皆足為世鑒也  
賞禱北

屯漢壽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嘉平四年春正月魏以司馬師

為大將軍○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吳主權復

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吳主權復  
武昌休為琅邪王居虎林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

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

右叟后詹侯伺其昏睡繼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  
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候事而卒

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  
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

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  
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衆莫不悅吳徙

其齊王奮於豫章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

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遣之賤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  
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

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  
之道也夫行皇帝覽古戒今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

分遣諸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  
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

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順之節下存前世勝德策  
亂之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教不循制度

謂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但語曰明鑑所以  
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庶易其行

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教不行於藩臣邪。書。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一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魏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往東胡。鎮南毋丘儉。各嚴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賊相遠。羅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和邊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

奪其肥壤。使遺墟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嚴隙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導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邊等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邊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燒釜。置刀楯。保身緣塢。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部。據等一至於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踏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據不歸。和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之不

和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之不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五

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制其弟。昭爵而已。後  
 羅州刺史陳泰。求教并州討胡。未集而厲門新興。以役  
 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羅州之責。是以人皆怨  
 推。過歸咎。執其功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離體。夫  
 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華  
 百。敗可也。況於再乎。○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格其不免  
 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







